

# 前言

曲安京

《数学与人文》第 10 辑最初围绕“数学学派与数学中心”的主题进行组稿，读者现在看到的主题“数学前沿”大约是两周前确定的。之所以在本辑付梓前夕更改主题，是为了向读者郑重介绍数学界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

2013 年 5 月初，《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 收到了张益唐先生的一篇文章，《自然》杂志和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迅即报道了这篇文章的结果。这位 1978 级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几乎一夜之间从寂寂无闻，成为国际数学界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季理真教授的文章，生动地讲述了张益唐的传奇故事。王元院士的“孪生素数猜想”则翔实地概述了这个故事的数学背景。张益唐论文的审稿人 Henryk Iwaniec 教授致丘成桐先生的信函以及丘先生的诗作，都洋溢着对其非凡成就的热情颂扬。这组“张益唐与孪生素数猜想”特稿，因此成为本辑的主打栏目。

本辑开篇刊出了丘成桐先生的一个访谈，丘先生从他为什么从事数学研究谈起，说到他对于数学文化及数学交流的热衷，最后提出自己对未来中国数学发展的期许，引人深思。

“数海钩沉”栏目介绍了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数学教育的波士顿富商 John Parker Jr. 对美国数学的贡献，他的一份遗嘱深刻影响了 19 世纪后半叶乃至 20 世纪初的美国数学。

数学研究机构的成立是数学建制化的标志，也是推动数学发展的强大动力。本辑刊发的三篇原创文章，分别论述了法国经典函数论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衰落过程，圣彼得堡概率学派的产生背景及其代表人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诞生以及发展过程。这些文章虽然篇幅不短，但皆令人阅不释手。

另外，本辑还编辑了一组译文，分别介绍了欧美数学学会及数学中心。“1904 年的圣·路易斯大会与美国数学西扩”一文，从路易斯安那购地博览会说起，描绘了一幅美国数学家共同体随着人数和声望的增加不断西移的历史画卷。“欧洲数学会的现在和将来”，讲述了欧洲数学会的主要使命，即促进欧洲数学的发展，并使之成为欧洲研究机构与国际数学会的联系纽带。

以瑞典数学家米塔－列夫勒的名字所命名的数学研究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始终专注于数学研究未曾改变。关于 Oberwolfach 数学研究所的新史料，展现出这个研究所深厚的历史积淀。

陈省身先生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微分几何学家之一，本辑“数学星空”特辟纪念大师陈省身专栏，刊登 6 篇追忆文章。这其中既有陈先生的学生回忆当年先生的谆谆教诲，也有先生的同事追溯与先生一起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先生严谨治学态度以及崇高学术成就的景仰。

从古希腊时期算起，数学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时至今日，数学不再是学者的业余活动，早已成为了一门职业。流派的形成、机构的设立、专业出版物的涌现，无一不说明数学的职业化道路愈走愈远。《数学与人文》正是希望能借此揭开数学的神秘面纱，让普通大众能清晰、全面了解数学这一职业。